



## 铁哥们儿

董凤霞

告诉他已把三个孩子接上了车，别惦记接孩子的事了。张龙嘿一笑：“咋样，说你小肚鸡肠，还不服气。这下你没话可说了吧！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周末轮到关军去接孩子。中午关军在家招待客人，喝了不少的酒。现在酒驾查得这么严，哪还能开车？关军打电话给张龙，结果张龙出差在外没在家。没办法只得打电话让刘平辛苦一趟。多接一次孩子，刘平倒没在意，都是铁哥们，不能太较真，谈不上吃亏不吃亏。况且都有特殊情况，又不是成心的。但刘平的老婆心里不高兴了，埋怨道：“他们两家也真好意思，上次咱们就主动替张龙多接了一次，咱也没说啥。做人可不能不知足，这明明就是看我们好说话，吃柿子专挑软的捏。当初的规矩还算不算？”经老婆这么一唠叨，刘平也感觉喉咙里像堵了块什么。

这天又轮到刘平去接的日子，刘平刚要下楼，老婆一把拉住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就兴他们有事，我们家也没挂无事牌呀。你只管呆在家里，哪也不用去，再这样老实下去，还不叫人家当傻子卖掉？”刘平老婆说着，就拿起手机，给关军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他刘平病了，恐怕接不成孩子了。关军一听，心里一百个不舒服。心想，中午上班，刘平有说有笑还好的，说病就病了，不就是多出了两次车心事开始不平衡了嘛。有啥想法，就直说，何必拐弯抹角，叫人猜心事，有意思吗？

从此，无论谁去接孩子，都感觉别别扭扭，心里不大舒服。这天，又该刘平去接孩子，凑巧刘平家的车子坏了，修也来不及，他就给关军打去电话。关军根本不相信，猜测刘平又在耍心眼，编出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理由，也太小瞧别人的智商了。于是，关军撒了一个谎，没答应去。最后刘平把电话打到张龙家。张龙老婆一听，憋在心中多日的怒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，她气愤地对张龙说：“看出来了，两家都在耍鬼花招。咱满打满算也就少去接一次，这就合伙来算计我们了。这刘平也是，当初都是他出的主意，才实行几天，就不乐意了。说到天边，这次咱也不能去，大不了以后各接各的孩子，省得这样费尽心机耍心眼，好像谁沾了多大光似的。”最后，张龙给刘平、关军分别打电话，让他们通知孩子本周都自己坐公交车回来，已经是高中生了，锻炼锻炼也好，父母总不能接送她们一辈子。

又是一个周末，刘平、关军和张龙谁也没提接孩子的事，三个孩子又都是坐公交回来的。轮流接送孩子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不过，细心的人发现，刘平、关军和张龙原来那么要好的铁哥们儿，自此在单位很少搭腔，连头碰到头都懒得搭理对方一句，好像陌生人。

刘平、关军、张龙是铁哥们儿。三人同年大学毕业，同时分配到同一个单位。三人互报姓名后，都非常惊讶。刘平拉着关军和张龙的手说：昔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作为他们的后人，今日我们哥仨也有缘走到一起，你们说，这是不是天意？

打那之后，刘平、关军和张龙整天形影不离，不分你我，好得像一个人。大伙都说，三个人就差穿一条裤子了。

还有更巧的事在后边。三人的老婆好像商量好一样，都生了一个漂亮的千金；去年，三千金又都以优异成绩考上同一所重点高中。在三人共同为女儿举办的庆祝宴上，刘平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：“孩子们的学校离家很远，周末回家成了大事。每家每个周末都开车接送，既费时还要搭进三份油钱。我有个建议，我们三家轮流接送孩子，一家负责一周，你们看行不行？”刘平的提议，得到了关军和张龙以及各自的老婆的一致赞同。

就这样，从刘平开始，依次是关军和张龙，三个家庭每逢周末就轮流开车到学校接孩子。三个家庭都减轻了奔波之苦，还节约了不少油钱，两全其美，皆大欢喜。

这天，轮到张龙去接学生，偏偏张龙乡下的父亲生了病。张龙要陪父亲看病抽不开身，就给刘平打电话，让刘平先去接一下，下次他一定补上。刘平满口答应：“咱哥们儿客气啥？给老人看病要紧，接孩子的事你就甭操心了。”

转眼又到了周末，张龙的老婆提醒：“有道是亲兄弟明算账。上次刘平替咱一次，表面虽然看不出什么，但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人家咋想的，还是补上为好。”张龙不以为然：“女人家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我们是铁哥们儿，难道还会计较这点小事？”两人正为此事争辩，刘平打来电话，告诉他已把三个孩子接上了车，别惦记接孩子的事了。张龙嘿一笑：“咋样，说你小肚鸡肠，还不服气。这下你没话可说了吧！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周末轮到关军去接孩子。中午关军在家招待客人，喝了不少的酒。现在酒驾查得这么严，哪还能开车？关军打电话给张龙，结果张龙出差在外没在家。没办法只得打电话让刘平辛苦一趟。多接一次孩子，刘平倒没在意，都是铁哥们，不能太较真，谈不上吃亏不吃亏。况且都有特殊情况，又不是成心的。但刘平的老婆心里不高兴了，埋怨道：“他们两家也真好意思，上次咱们就主动替张龙多接了一次，咱也没说啥。做人可不能不知足，这明明就是看我们好说话，吃柿子专挑软的捏。当初的规矩还算不算？”经老婆这么一唠叨，刘平也感觉喉咙里像堵了块什么。

这天又轮到刘平去接的日子，刘平刚要下楼，老婆一把拉住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就兴他们有事，我们家也没挂无事牌呀。你只管呆在家里，哪也不用去，再这样老实下去，还不叫人家当傻子卖掉？”刘平老婆说着，就拿起手机，给关军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他刘平病了，恐怕接不成孩子了。关军一听，心里一百个不舒服。心想，中午上班，刘平有说有笑还好的，说病就病了，不就是多出了两次车心事开始不平衡了嘛。有啥想法，就直说，何必拐弯抹角，叫人猜心事，有意思吗？

从此，无论谁去接孩子，都感觉别别扭扭，心里不大舒服。这天，又该刘平去接孩子，凑巧刘平家的车子坏了，修也来不及，他就给关军打去电话。关军根本不相信，猜测刘平又在耍心眼，编出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理由，也太小瞧别人的智商了。于是，关军撒了一个谎，没答应去。最后刘平把电话打到张龙家。张龙老婆一听，憋在心中多日的怒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，她气愤地对张龙说：“看出来了，两家都在耍鬼花招。咱满打满算也就少去接一次，这就合伙来算计我们了。这刘平也是，当初都是他出的主意，才实行几天，就不乐意了。说到天边，这次咱也不能去，大不了以后各接各的孩子，省得这样费尽心机耍心眼，好像谁沾了多大光似的。”最后，张龙给刘平、关军分别打电话，让他们通知孩子本周都自己坐公交车回来，已经是高中生了，锻炼锻炼也好，父母总不能接送她们一辈子。

又是一个周末，刘平、关军和张龙谁也没提接孩子的事，三个孩子又都是坐公交回来的。轮流接送孩子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不过，细心的人发现，刘平、关军和张龙原来那么要好的铁哥们儿，自此在单位很少搭腔，连头碰到头都懒得搭理对方一句，好像陌生人。

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，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。

从我11岁起，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：“笨！”“你是猪啊？”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——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、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。

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，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、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。

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，我很容易陷入暴躁、愤怒、焦虑、情绪激动的状态中。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。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，狂躁地向天空扑去，却越陷越深。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，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，同时痛哭流涕。

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？

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，“炮轰国家队机制”的阴霾还没有过去，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，有人说我“一碰到前十就输”，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，一而足。

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，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，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。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。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，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，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，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，

老王病了，人们接二连三到医院去探望他，唯独郑强没去。

郑强几年前刚参加工作时，老王是车间主任，管着车间里几百号人。老王是个实干家，为人正直无私，在车间里口碑很高。郑强干技术员的第一天就受到过老王的表扬，他一开始就对老王充满感激和敬佩。

可没过多久，郑强发现老王对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老王经常变着法挑郑强工作中的毛病，特别喜欢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批评他，让郑强很难堪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一直加班加点地认真工作，没有失误呀？”郑强想不开，可老王依旧如故。

厂里要派两名技术员出国学习，郑强马上报了名。可没想到，老王在厂部会议上反对郑强出国进修，他说郑强虽然毕业于名牌大学，但参加工作时间短，工作经验少，不够条件出国学习。幸亏车间副主任老高在厂部会议上极力给郑强说好话，帮他疏通关系，才使郑强获得了宝贵的出国机会。郑强非常感激老高，心里恨透了老王。

不久，老王退休了，郑强意外得到了提拔。又过了不长时间，老王生病住了院。

技术员小田从医院探望老王回来，给郑强捎话：“老王在病床上一直念叨着你呢，盼着你能去看望他。”郑强不理他，头也不抬。

“论年龄，他是咱们的长辈，论技术他是咱们的前辈，虽然他不欣赏你，但看在长辈和前辈的份上，也应该去医院瞧瞧他。”

郑强听小田这么一说，终于同意去医院一趟。

郑强的身影刚出现在病房门口，老王的老伴一眼就瞅着了，她兴奋地喊：“老王，你快看谁来了？”

老王打完针刚睡着了，睡梦中被老伴吵醒，一骨碌从病床上坐起来，面带惊喜地朝郑强伸出了手。

郑强一见老王病体瘦弱的样子，心立刻软了，他快步走到病床前，握住了老王的手。

老王嘴唇颤动着，望着郑强，似乎有很多心里话要说。

老王的老伴说：“从前老王在位时总是批评你，没少找你麻烦，其实他有他的苦衷。现在退下来了，你一定要原谅他。”

郑强不停地点头。郑强询问了一下老王的病情，又说了很多宽慰的话，老王激动的情绪才稳定下来。

老王拉着郑强的手，说：“你知道我从前为什么老是当着大伙的面批评你吗？自你一进厂，我就发现你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咱们厂很需要你。可车间副主任老高跟我有矛盾，我担心退休后他当了车间主任，把你当成我的人，极力排挤你而毁了你的前程，所以才处处为难你，把你推到我的对立面。”

郑强一阵惊鄂。

“就拿那次出国进修来说，我只有用力阻挠你，老高才会跟我唱反调极力推举你，从而你才能顺利出国。这都是我料定的事。”老王继续说，“单位里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道道……需要你慢慢领悟呀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郑强沉默了好久，终于重重地舒出一口气。



■ 投稿信箱：  
ljz@cnnb.com.cn

■ 插图：严勇杰

## 网坛风雨路

45

——李娜自传

我和姜山一直没有办婚礼，这一点也让妈妈很不满，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一场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。

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，不再是感情的见证，只是浪费时间、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。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，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。

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。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，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，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。

归根到底，婚姻只是我和姜山之间的事。别人怎么看，怎么想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。

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，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。

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，2006年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，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。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，我打完三盘，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。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，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。

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，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。

从我11岁起，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：“笨！”“你是猪啊？”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——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、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。

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，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、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。

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，我很容易陷入暴躁、愤怒、焦虑、情绪激动的状态中。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。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，狂躁地向天空扑去，却越陷越深。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，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，同时痛哭流涕。

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？

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，“炮轰国家队机制”的阴霾还没有过去，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，有人说我“一碰到前十就输”，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，一而足。

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，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，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。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。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，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，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，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，

多滑稽啊，我根本不配打网球！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！

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，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，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：你看，别人说的是对的，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，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？

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，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，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。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，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：“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，我真的赢不了前十。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，狗肉不上宴席。”

姜山回复我：“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。”

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，让我赶紧克制自己、平静下来。

但那很难，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，碎成一块一块的了。

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，还不忘提及之前的“炮轰”事件。

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，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。

姜山远在万里之外，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，谁让你攻击体制呢？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。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，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，更不看报纸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